鹰城写手

最美童年雪

□刘广申(河南舞钢)

这几天,大家对雪的赞美之词刷爆了朋友圈,我在感叹的同时,也被勾起了对童年雪的深深回忆。

我的童年是在山村度过的。那时的冬天,村里既没有四季常青树,也没有适合玩耍的儿童乐园,到处是肆虐的寒风和遍地的枯枝落叶,衰柳败草一个个耷拉着脑袋,毫无生机,家家户户也都紧闭着房门,呈现出萧条肃杀的景象。

冬天,对于人们特别是我们孩童而言,最盼望的就是能够下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,来缤纷一下这个沉闷的世界。

风里闲竹摇凤尾,雪近冬青闪白凌。儿时的冬天,天气特别寒冷,雪也总是会不经意地下起来。漫天的雪混沌了天地,浪漫了人间。抬起头,整个天空白茫茫一片,晶莹的雪花就像一只只蝴蝶,在我们周围翩翩起舞。这时,我总是喜欢仰着脸,张着嘴,希望雪花能落到嘴里。可那轻盈的雪花显得很是调皮,明明是到了嘴边,可不知怎么,总会有意无意地跟我玩捉迷藏,要么轻柔地吻着我的脸,要么飘落到唇边。

雪白而纯洁,玉树银枝,琼楼玉宇,一切都宛若仙境。一阵风吹来,大树枝头的雪,簌簌地往下落,花落般美丽,那一声声沙沙的轻叹,仿佛是从一个豆蔻少女微启的樱唇中滑出来的一样动人。

“都城十日雪,庭户皓已盈。呼儿试轻扫,留伴小窗明。”不用大人召唤,我们见了雪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兴奋,空旷的田野成了我们撒欢儿的天地。

大家带着即将加入战斗的新奇与兴奋从家里快步走出来,脚穿母亲亲手制作的布底棉靴,踩在深深的雪地上,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,脚底暖和和的,心里美滋滋的。很快,我们年龄相仿的孩童们就聚集在一起,然后在大路上四散开来。冰天雪地里,用双手捧起厚厚的积雪,然后用力捏成坚硬而光滑的雪团,一边嬉笑着一边互相追逐着打到对方的身上。雪团虽小,但对我们而言,乐趣却无穷。几十个小伙伴你追我赶,一个个小雪团如枪林弹雨般密集,一打到身上,马上四散迸发,白花花的雪散落一地。一旦有哪个小伙伴被雪团打着了,就立马瞄准目标,迅速而狠狠地回敬一个。就这样,你来我往,你追我赶,互相嬉戏打闹,雪团在空中飞舞,有时打在身上,有时打在头上,有时打在脖子上。雪团很小,再加上当时我们的力量也小,基本上不会伤到人。但我们最怕的是打到脖子里,因为,那时基本没有穿什么秋衣或保暖衣之类的,雪团容易顺着脖子落到衣服里面,很快融化开来,那种冰凉的感觉谁都不愿意尝试。

儿时的冬天,每年总要下上几场大雪,且经久不化,有时候能积好几尺厚,一直堆到门前,刚开始时人都出不去,村里的坑塘沟渠,也结满了厚厚的冰。为了测试冰的厚度与载重量,大一点的人往往抱着石头猛击冰面,如果砸不烂,就会吆喝着到冰面上滑行。年少的我们,也会在上面做游戏,如推铁环、打皮牛、溜冰等,常常玩得不亦乐乎,即使摔得鼻青脸肿也毫无怨言。

那时的农村,多是砖瓦房和草房,落雪融化时雪水顺着房檐往下滴水,一到夜间气温降低,滴着的雪就凝成大小形状不同的冰柱。我们把冰柱当成宝贝,犹如手里端着机关枪一样满大街疯跑。脸冻红了,脚冻僵了,冰柱子把手划破了,可谁都不在乎,谁也不喊冷,就那么兴致勃勃玩着、耍着、嬉闹着……

孩童时玩雪必不可少的一项就是堆狮子,一为好玩,二为保平安。在大人的帮助下,在院子里选择一处空旷的雪地,用铁锹把院里的积雪高高堆起,用铁锹一下下拍实,再做成狮子的形状,做出四肢和尾巴,然后滚一个脸盆大小的雪球,端端正正地立在狮子的脖子上,雕成狮子的脸盘,再用红墨水或墨汁画上眼睛、鼻子和嘴巴,这样,一个狮子的主体就雕成了。圆圆的眼睛,高高的鼻梁,扁扁的嘴巴,背上再用老瓷碗印出一圈一圈的花纹,远远一看,呵,还真像头威风凛凛的狮子!引得很多人前来围观欣赏,评头论足。可是好景不长,天一暖和,再威风的雪狮子也会在阳光的照晒下慢慢融化并渐渐消失。

下雪的晚上,最温馨的要数一家人围着火炉取暖的时刻了。母亲把我们白天湿透的棉靴和衣服紧靠在火炉边,慢慢烤干;我则会把冻僵的手脚伸到火炉上,享受着炉火的温暖;父亲更是闲不住,一边从鱼皮袋里掏出一把花生,在火炉边烘烤,并不时地把烤好的花生剥开送到我的嘴里,一边给我讲四大名著或者历史名人故事。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让我听得如痴如醉,早已忘记了被雪弄湿透了的衣服所带来的寒冷。

最美童年雪。一转眼,几十年过去了,冬天的雪还会下,可是,随着环境的逐渐变暖,以及大量化工原料的使用,原本纯洁的雪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远,关于雪的爱好与兴趣,也远不如以前那么强烈,仅仅停留在童年打雪仗堆狮子的那份回忆里。

体味冬天

□梁秋红(河南新密)

寒风呼啸着,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光了,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。天空中不时飘下几片飞舞的雪花,我们几乎都是温室里的花朵,享受惯了温暖与舒适。独自走在去上班的路上,感觉道路是如此漫长与坎坷。寒风无情地吹着,在我脸上留下掠过的痕迹,道路两旁的树干在风中摇曳,就如魔鬼的手爪在伸张。雪天路滑,没有公交,出租车又漫天要价,我不禁在心里咒骂这鬼天气。我想没有多少人喜欢冬天,因为冬天是寒冷的。

看到路上有很多孩子,他们都是由父母护送着上学,这些父母生怕自己的孩子滑倒,生怕自己的孩子在风中寂寞。心中不由羡慕起他们来,想起自己小时候,由于母亲去世得早,无论刮风下雨,都是自己一个人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。孤单寂寞的童年,也造就我不屈的性格,或许凡事有弊也有利,想到这些,我不禁勇敢地抬起头,凭它寒风凛冽。

这时,旁边有个小姑娘问我:“姐姐,你是去哪里呀?咱俩拼车好吗?我上班快迟到了,可是打的又太贵,我工资不高……”“好的,没问题。”小姑娘没说完,我就爽快地答应了,看到小姑娘,我不禁又想起刚参加工作时的自己,工资不高,也不敢迟到早退,唯恐表现不够好被领导炒了鱿鱼。我和小姑娘一起拦了一辆出租车,车里开着暖风,一下子暖进了心里。小姑娘下车的时候,对我说了一声“谢谢”,其实我想说:“小姑娘,我更要谢谢你,是你让我想起了青春的回忆。”

人说“境由心造”,我的理解是:“只要你看这个世界是美丽的,它就会还你一个惊喜。”因了小姑娘的缘故,我忽然就发现冬天没那么讨厌了,雪天反而多了一丝浪漫和美丽。雪花,是大自然的神奇造化,也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世间最精湛的美。它晶莹洁白,玲珑剔透,飘飘洒洒地从天而降,这是冬日里最靓丽迷人的景色。冬天还有一个名字叫“厚积薄发”,如同一位沧桑老人,流金岁月历练出来一种刚毅与深沉,坦然面对曾经的枯荣兴衰,承受着一切的喜怒哀乐,在淡定中回味童年的梦幻,反思青年的激情,盘点中年的得失。

真的,用心去感受冬天的意境,反而会摄取到一种力量。

春节前理发忆旧

□祁建(北京东城区)

过年都要理发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过年也要讲究个新气象,置办一身新衣服要费点劲,你头发理得利索点还是可以办到的。有个老习俗,二月二之前不能够理发,没有任何科学道理,很多人都遵守着这个习俗,所以过年前把头发理好是一件大事。俗话说,有钱没钱,不连毛过年,其实就是要甩掉旧的东西,迎接新气象。

那时理发店不像今天这么普遍,除了每个区的几家国营理发店,还有集体的理发店,一般都是门脸不大,几把椅子,两三个理发员,而且都很年长,估计是解放前背着剃头挑子走街串户,公私合营进的“国营单位”。小店一般都是生个炉子烧热水,一个大铁壶兑上温水,从头上浇下来……国营点则是新式的理发座椅,可以起落、躺着,洗头发的热水是锅炉烧的,冷热水可以自己调节,费用也分甲级和乙级,级别越高收费就越高,一分钱一分货。平时理发本来没有多少人,赶上过年则排上几十人也是常事,这么多人一时间都出来理发,当然也难为这些理发师傅了。店里的人真多,休息椅上坐满了排队理发的人。理发店前,透过玻璃门,看到里边满满当当全是人,最少也有二十个,一看这架势,这理发最少也要等个把小时。

那时,经常是理发店还没开门,就有人在门口排起长长的队,尤其那些比较大的店,基本都是人满为患。

人们平时舍不得花大钱理发,但过年,一年才一回,怎么也得舍得一次花钱伺候自己一下。而理发师傅这几天基本天天连轴转,每天都是理不完。师傅们上班忙,下班也是忙,领导,亲朋好友,街坊邻里……上门找来理发的也是一拨挨着一拨。

当你坐下,理发员总会亲切问“您想留个啥发型”,当刺啦刺啦的修剪声在你的耳际响起,你闭上眼睛感受那从头皮蹭过的震动,一下两下三下,随着理发员的要求转换着头的位置……

萝卜快了不洗泥,为了节约时间,理发也简化手续,许多男同胞理发完了就走,不洗头,有洗头的时间可以多理一个了,大家都能够理解,有的理发完了,就赶紧去澡堂子,可谓是一举两得。

要是遇到怕理发的小孩子,小孩子的屁股只要一沾到理发店的凳子,就会情不自禁地哇哇大叫起来,可是大人还是无动于衷,硬是把他按在凳子上。最后,小孩子使出了吃奶的力气,跳下了凳子。理发店的叔叔也是无可奈何,任由孩子自己跑出去了。现在想起来那些往事,觉得那时的孩子还真是天真无邪。

理发师傅一般都要忙到年三十傍晚,伴着鞭炮声才能够急匆匆赶回家,也是挺辛苦的活儿。

本报地址: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68号 印刷:平顶山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许可证:002 邮编:467002 零售价:每份0.80元 电话:编采中心4973527
新闻中心 4973515 4973509 4973507 传真 4973573 摄影部4935472 广告部4963338 房地产工作室4973518 发行部4965269 上期开印:1:50 印完:4:20